歸樸龕叢稿

歸樸龕叢稿

長洲彭蘊章詠莪

卷二 頌 讚 箴 銘

平定回疆頌 有序

稽古輿圖之廣未有盛於我

朝者乾隆間戡定準回垂六十載喁喁内嚮同我太

平道光六年逆裔張格爾煽惑諸回四城擾動我

皇乃命將出師聿彰撻伐生擒逆裔於喀爾鐵蓋山檻

送京師獻俘就戮載櫜弓矢邊境乂安爰錄勛臣

繪象

紫光之閣爰纂方畧鋟版
武英之殿用以宣揚盛業昭示來茲禮也臣　職在校
讎再閱寒暑簪毫西掖獲覩全編當耆定之餘欽
廟謨之遠允宜勒豐功於金石播鐃吹於聲詩小臣不
敏敬作頌曰
蕩蕩西域前代不臣孚以威德闢六十春八城既設萬
里懷仁蘖芽未翦討伐重申昔霍集占赦而復叛今至
其孫鬼蜮潛煽驅我貔貅迅如雷電上將一麾功成八
戰巖城既克渠魁遁逃既遁復來遂弋鴟鴞渾河浪濁
鐵蓋山高檻車東指獻馘於朝既訖天誅爰行慶賞首

策勛臣淩烟繪像載纂武功內史所掌玉笈琅函

皇謨共仰威稜震兮

前烈光兮民生遂兮磐石康兮

恩施中外悅无疆兮我

皇垂拱慶延長兮

膏澤頌 有序

國家累洽重熙和甘協應偶值偏隅水旱甫陳奏牘

即沛

恩膏或賑或蠲俾民遂生歲以爲常不勝紀述每逢

慶典輒免民間逋賦徵銀漕米各數百萬鋪觀前史

闓澤靡洪未有如今日者也小臣稾筆恭繕

恩綸十載於兹敬作頌曰

民如百穀仰雨之膏我

皇撫字宵旰心勞金粟千萬輕若鴻毛損上益下澤浸

蓬蒿民之憂兮

皇心摯兮民之樂兮

皇心若兮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政在養民域中爲大丹

穴之南空同之北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其戴天高不歌

天德咸履地厚不銘地力

聖人御世仁育羣生非春而煦百物是榮非河而潤千

畢是程禾黍有沃濯沐無聲康衢擊壤同享太平

恤刑頌有序

夫好生之德洽於民心堯之爲君所以如天也我
朝欽恤惟刑秋審重囚刑部進冊
上親加核議或決或免酌理之平至逢
慶典則有援赦之條值水旱則有減等之舉繫者盈萬
亦從寬議滅天地之大德曰生信足迓休祥而培
國本也敬作頌曰

惟刑之恤上溯中天姒王泣罪盛德斯傳我
朝家法勤政愛民爰書親覽剖析如神必當其罪輕重

惟均始下有司憲典是申疑而未允遂縱泗鱗式昭寬典不涉深文秋霜被野庶類逢春我

皇大德鼓鑄鴻鈞囹空有兆海寓風涓

儉德頌 有序

道光十四年免兩淮烟火之貢其他筐篚鱻脃之品由各省貢於內府者先後裁損不可殫紀仰見

聖主躬行節儉爲天下先淸嗜欲之原即以致時雍之治也敬作頌曰

儉德是愼永圖是懷地不愛寶取之有涯魚龍百戲火樹千枝吳越纖縞交廣珍鮭勿充內府不煩有司古先

哲后躬敝綈衣百金之惜不築露臺我
皇崇儉上法堯茨清心德劭訓俗風移無斁逸欲弗尚
珍奇斵彫爲樸坐致雍熙

南極老人星頌

南離拱極聿顯黃星耀茲壽寓老人是名其數惟一得
一斯貞其躔在井井養斯亨秋晨出丙春夕見丁惟極
執樞火德騰精三十六度運有常經子孫四曜旁輔而
行仰瞻北斗六合永清

樂天頌

簞瓢何樂樂道樂天孔門好學顏氏爲先高堅前後恍

恕難傳不遠之復其庶幾焉

慎獨頌

誠意之功本於慎獨推之治平理無不足一貫傳心義精仁熟行在孝經守以敦篤

思誠頌

誠原天道賢者思之立基性命位育攸資爲費爲隱囊括無遺九經三重王道之施

養氣頌

浩然之氣塞乎天地至大至剛曰仁曰義堯舜是陳齊梁莫試邪說廓清功在萬世

至德頌

南荒甫闢端委宜君聿來采藥式化文身再傳受命三讓德尊高風綿邈五湖之濱

文學頌

學道愛人絃歌盈耳小邑有才澹臺佳士郁郁多文彬彬習禮牖我吳民實惟夫子

范文正公像讚

功著於時德垂於後偉哉范公令名不朽義田之設以贍宗枝迄乎南渡子孫享之賢哲餘風百世興起任恤同敦吳趨俗美天平之麓萬笏森然式贍祠宇世澤長

延

錢武肅王像讚

於哉武肅時危道亨保有吳越民物遂生遺黎戴德處亂不傾雖云割據亦順天經子孫明哲持滿戒盈匪輕社稷願息戰爭表忠作觀潛德唯馨渺茲千祀滄桑迭更式瞻遺像赫赫明明我作斯讚神聽和平

蓮池大師像讚并序

先君子手繪蓮池大師像凡數幀皆白描甚精今存其一敬作讚曰

士生斯世志在有爲時無可爲惟惆惟悲發菩提心登

般若臺現身說法覺悟凡材雲棲之寺放生之池空山寂寂萬物熙熙春秋五百不替前規師之梵行俗子何知卽論功德賢哲奚疑

袁孝子讚并序

孝子諱大德蘇州人父行賈歿於滇南孝子哀慕奔滇一載竟負父骨以歸里黨賢之後爲長洲縣吏潔身自好不染流俗年垂七十以壽終子寶樹歲貢生孝子歿後四十年寶樹門人副都御史彭蘊章爲之讚而泐之石曰

惟孝感天鑒兹孤子萬里奔喪終歸父骨烈烈炎曦紛

紛雨雪逾嶺涉江載飢載渴孝子之志險阻不奪晦身吏隱淡泊遺榮秉廉守素履吉安貞天假眉壽義方教成東南之美貢於王庭於哉孝子永垂令名

伯父侍御公遺像讚　并序

公抱經世之才而不顯於用初仕兵曹以練達見稱於上官秉志耿介未嘗屈色流俗嘗以主事膺上考當出爲直隸州牧辭不就累遷監察御史條陳二事俱見施行具詳家譜所載行狀嘉慶庚申正月夜夢母太夫人坐兩楹閒遂乞假歸省閱兩月而太夫人壽終既免喪遂杜門不出整理先侍

講公遺書修族譜遵二林公遺規廣行施濟歲飢
輒舉平糶作平糶記曰自今米斗錢三百吾家平
糶不輟里中育嬰堂廢弛當事請公除其積弊而
理之公任弗辭素有下血疾至是漸劇精力日損
乙丑夏病幾殆公止一子藴輝仕翰林嘗以骨肉
睽離不可久請公入都病不果行作示疾說其畧
言仕途險阻知足不辱殆天示以疾使絕進取也
丙寅九月六日卒於家年四十有九藴章幼失怙
恃甫九齡賴公教育塾師出必自課之比稍長每
與述先世行誼講論文法不倦迨公歿藴章年十

五矣歿前一日名而執其手曰伯將死汝自勉之

公仕於朝十二年終福建道監察御史授朝議大夫嘉慶十三年祀鄉賢祠道光二十七年以蘊章官晉贈資政大夫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提督福建學政著有簡緣詩草刊於道光元年同里石琢堂先生爲之序此柳陰讀書像嘉慶癸亥冬畫師徐瑞作讚曰

公貌則嚴公心則慈惟義之赴惟德之滋瑰才達識耿介自持昌言諤諤亦效於時兩楹感夢遂公孝思友于兄弟弱者扶之達乎里黨己溺己飢年未知命翔鵬降

炎鄉評不爽俎豆崇祠哀哀小子靡瞻靡依賴公之庇以迄今茲音容久杳遺像在斯焚香肅拜如聽提撕

王惕甫先生獨立圖讚 有序

先生諱芑孫號惕甫晚年又號楞伽山人先尚書公掌教吳中紫陽書院賞其文二林公尤重之當尚書公歿袁簡齋自以門下士撰神道碑至二林公却之而以先生文勒石先生少時工詞章之學淹通騷選學使之來吳者無不識拔乾隆戊申東巡召試賜舉人遂挈家旅食京師爲應奉詩文名動公卿諸城劉文清公尤深契焉後由教習選松江

府華亭縣教諭松之名士多從之遊洎嘗賓谷中丞煥都轉兩淮厚幣聘先生爲詩友乃辭官之邗上及都轉遷官去而先生歸里杜門操鉛槧者又十年余嘗以詩受業於門側聞先生緒論不可一世遇不如意無論古今人輒眥裂怒駡蓋是非之心明而不自知其激所性然也故一時士大夫以至後進非有容人之度者不能與先生久交至其待人以誠教人以善勗人自足之心恢人自囿之見實非他先輩所能及歿於嘉慶丁丑十二月年六十有四著有淵雅堂集若干卷行於世此獨立

圖爲松江改七薌琦所繪讚曰

矯矯先生貞獨立而不懼兮亦遯世而无悶總古今之得失兮吐滂沛乎方寸汰末俗之浮囂兮師典謨之古訓追風騷之遺意兮傾匠心而獨運旣選言於宏富兮亦托體之高峻索明珠於九淵兮構層臺於千仞驥一騁而遐蹤兮琴三疊而餘韻當世非無知我兮不貶節以干進雖濩落於一官兮植雲間之英儁提虎觀之雄談兮攄石渠之高論結壇坫於邗江兮與南豐爲秦晉歸坐嘯於衡門兮遂林泉之素願嗟不才之奉教兮望景行而思奮示前賢之矩矱兮指迷途其不吝迅駒光

於三載兮哭寢門之衢殯念握槧以終身兮丐硯田之餘潤覩遺容於尺縑兮憶草堂之慰問望楞伽而宿草兮寫予生之幽恨

鄉賢理齋潘先生像讚

藹藹先生其德安貞事親至孝養志遺榮殁而祭社允協公評憶從稚齒早覩儀型惟予季父交託蘭馨先生家訓卜夜是懲賓筵歸去每在懸燈依依昏定至老不更先生言行有物有恒如工執度如木從繩古風云邈後嗣其承

汲桶讚并序

汲桶者救火之具俗名水龍余家葑溪之甎橋舊有水龍里人公製歲久毀廢南方多火災慮召遠不能救急道光甲辰秋鄭書家人别造一具募里中健者執役遠近告災所至撲滅甚速歸則賽神宴飲里人因余曾任都水郎官取水能克火之意稱爲都水龍云讚曰

徹屋塗屋傳古方汲水敷薄今法良騰空百尺白練光龍鱗萬斛珠含芒來如急雨快莫當老蛟人立海若狂熒惑退舍風伯降原燎息滅鄉鄰康神龍宛欲天際翔功成歸去鬐鬣揚健兒鳴鉦黑幟張歡如凱旋登我堂

賽神膜拜稱巨觴誰與豢龍都水郎

古几讚

前明崇禎間七世祖敬輿公始築堂於葑溪之濱顏曰衣言堂中一几閱二百年矣讚曰

梗柟爲几兮屹立中堂質堅理潤兮不蝕風霜閱人成世兮門祚之長緬此几之初設值前代之滄桑更太平之歲月幸主人之熾昌歷雲礽而聚族不輕去夫故鄉或結褵而臚拜或銜哀而奠觴或洗腆而介壽或迎神而迓慶登斯堂而北面兮唯歌哭之所當溯高曾之嬉戲及吾身猶未央覩子孫之蟄蟄守先澤兮毋忘

怪石供讚

有稜斯石觥奇大江有濊者水激越雷硠雷硠伊何濯磨成章不磷不淄亦圓亦匡浸潤山岳斲削渾芒幾千萬歲韜質善藏東坡好怪搜剔江鄉謂茲怪石宜供佛場九曜非奇七寶是裝翻辭下界來登上方作須彌勢發舍利光現壽者相得金之剛堅貞著節終然允臧

交友四箴

濫箴

古稱益友直諒多聞反是三者將有損於吾身謂盍簪之可喜乃至比於匪人孰若慎交而親仁甯為水淡毋

爲醴醇

諠箴

爾交友乎胡敬人之不足而愛人有餘得無細人之姑息揆禮義其末符戒之哉愛人以德敬人以禮不愆於儀愼終如始

傲箴

爾何人敢傲世耶爾即不傲而人以爲傲者非情詎之不浹而禮貌替耶彼老氏之和光胡獨不臧古君子之勞謙惟吉之占

言箴

信而後諫君臣道全通於朋友何獨不然巳所未能勿以責人巳所巳能猶或闇闇胡爾言之不怍而起羞厥身

家塾五箴

伊川先生曰學者須務實不要近名爲名與爲利雖清濁不同然其利心則一也作務實箴

聲聞過情淸夜知恥志不徇人學唯爲巳有得於心功乃日起潛德闇然是唯君子

朱子曰志不立直是無著力處如貪利祿而不貪道義要作貴人而不要作好人是也作立志箴

如射有鵠心嚮往之苟無所見以何爲期登山漸峻赴壑日卑果行君子宜鑒於斯

横渠先生曰人要得剛太柔則不立作剛立箴

剛爲陽德卓絶萬物志剛必申氣剛不屈華嶽鎮定雷霆發越申棖非剛其欲未遏

朱子曰爲學工夫不在日用之外只要分别是非而去彼取此耳作去取箴

是非之界辨於一心隨時體驗燭理自深崇德有術徙義自今知所去取當視此箴

朱子曰渾身在熱鬧場中如何讀得書半日靜坐

半日讀書一二年何患不進作靜坐箴

晦明迭嬗動靜互根吾身旣定吾性自存天倪浩浩天理渾渾何思何慮道義之門

居心箴

心之臧身之康心之疚行之謬行之謬分心之病去病糾心使心正

居官箴

守清白祓不祥勤爾職無敢荒食焉怠事必有殃

恃才箴

能人所不能毋自矜千慮一失謗斯乘

怙過箴

君子之過日月蝕汝何弗更終自賊積而不掩爲凶德胡不猛省剛以克

玩物箴

玩物喪志古所尤嗟哉放心當自求

玩日箴

寸陰是惜古聖心奈何飽食事弗任日復日兮白髮侵

此下刪去二篇少一頁 自記

硯銘

惟田之沃兮富于倉箱惟硯之确兮富于文章

琴銘

德愔愔兮莫我知遙遙千載鍾子期水仙之操聽者希

書燈銘

惜光陰夜繼日無自欺照暗室

墨壺銘

積之厚用之久如農力田終歲鋤其口

弓銘

弦直可以明道幹屈可以持盈一屈一直君子之爭

矢銘

過弱則墜過強則揚不強不弱中道斯臧

杖銘

相扶持賴汝力奈何顛墜曠厥職

几銘

去雕飾取輪囷將倚汝安吾身

歸樸龕銘有序

余讀書之室德清蔡生甫先生題篆額曰歸樸龕因志以銘

崇臺十丈先植其基基之弗固丹雘奚施黼黻五采先

潔其質質之不潔纁黃何別龜名歸樸豈獨論文求之
素履以善吾身

書巢銘有序

戊子六月僑寓都門東北園屋既湫隘又值淫霖
室中積潦東版以居書籍或庋於閣或懸於壁郭
蘭石太史題曰書巢因志以銘

一雨兮兼旬懼吾廬之將湮書懸四壁兮室僅容身東
版以載兮蕩乎若舟之泊於水濱將陟高原而棲茂樹
兮從有巢氏之遺民

福建古田縣朝天橋銘有序

距古田治百里之清潭渡有朝天橋焉屹立兩崖之間其高數十丈下俯深淵爲由浙入閩孔道自宋迄明屢建屢圮近數十年皆以舟渡猝遇暴漲維楫難施行人苦之道光丙午冬權令周君培仍舊石址捐俸興修君本蜀人因仿棧道貫以鐵索束版橫空其平如砥閱四月落成輿徒經行風雨無患頌聲作焉銘曰

峩峩石梁兮跨兩山砰訇雷聲兮奔激湍斷虹飲澗兮失蜿蜒木石朽泐兮基址存乃仿蜀棧兮鐵索纏截施版築兮約束堅翼以扶闌兮危者安昔時浮渡兮駭深

淵兮履坦途兮如陌阡修廢舉墜兮麻俸錢端明萬安兮相後先我作此銘兮勒崇巒流聲百世兮頌宰官

榕城試院齋堂十二銘

問心堂銘

仰不愧天俯不怍人四知三畏唯德之鄰

韡雅堂銘

陟岡咨嗟儐籩燕喜凡今之人莫如兄弟

浮青閣銘

三山環繞八窗洞開烟雲朝暮清光大來

鏡烟堂銘

靜果如鏡動豈如烟以靜制動惟默惟淵

友淸軒銘

得氣之淸歲寒三友守此虛堂蒼髯一叟

三百三十三士亭銘

伊昔先民植此多士有亭翼然淸照潭氷

嶙峋館銘

毋效模稜毋露圭角砥厲廉隅如磋如琢

夢艸堂銘

至人無夢童山無艸何慮何思虛靈是保

碧雲館銘

越山夜碧雲氣滃然時雨將至禾興勃焉

棗音精舍銘

棗花至小其實離離奈何為學弗鑒於斯

補松精舍銘

種樹百年濃陰滿地鐵幹錚錚養成匪易

敬業齋銘

古人敬業期以三年不志於穀其庶幾焉

歸樸龕叢稿卷之二終

歸樸龕叢稿

長洲彭蘊章詠莪

卷三 論 辨

伊尹論

昔伊尹相殷以大甲顛覆典型放之於桐三年克終允德至周公輔成王管蔡流言遂有居東之避夫成王雖幼未聞失德周公尚不免於流言大甲既不類而尹放之豈無讒慝之徒助大甲以傾尹者乃泰然至三年之久卒使悔悟以冕服奉歸夫乃歎成湯之聖之貽謀遠也惟湯立賢無方德懋懋官三風十愆儆於有位是以

衆正盈廷不仁者遠舉朝卿士皆如伊尹之忠無助大甲以傾尹者故尹得以成其忠而商祚不絕也夫與尹比肩事主者惟仲虺萊朱數人稱於後世吾知當日亳邑之賢必不止於是且非獨朝列皆賢也即大甲左右近習之人亦必無奸佞之徒能竊朝柄亂是非者則其法制之善風俗之美概可想見吾意大甲徂桐之日尹必日進讜言以感悟之慎選正士以輔翼之非置之於桐聽其自悔可知也霍光初輔昭帝上官桀爭權搆陷非昭帝之明幾難免禍其於昌邑未嘗有所規誨徒誅不諫之臣擅行廢立致使孝宣芒刺在背使光不死禍

亦將及故必有湯之聖而後能成尹之忠亦必有尹之學而後能成尹之志後世朝廷之上邪正並容風教既衰法制不善近習嬖倖之徒皆得竊朝柄亂是非雖有伊尹不能終日況不逮尹者乎而欲子孫固磐石之宗也難矣

張良論

張子房奮椎博浪沙中爲韓報仇及項羽殺韓王成良從間道歸漢酈食其說漢王立六國後良發八難止之讀史者惑焉論曰大丈夫佐命定天下主於弭亂而已良之報秦非爲韓也良之歸漢亦非爲漢也當秦之季

亂在秦秦不滅亂不息秦既滅亂在楚楚不滅亂亦不息前立六國所以傾秦也後不立六國所以孤楚也夫以天下叛秦則六國不可不立以天下歸漢則六國不可復存漢卽立六國終必滅之而後巳其勢然也使良存爲韓之私心因酈生之謀而遂成之楚漢之兵未息六國復反覆其間天下不能定於一夫良佐高帝傾秦仆楚爲弭亂也大業垂成又長其亂良不爲也吾故曰良不爲韓亦不爲漢

此下刪去二篇少二頁 自記

佛法論一

聖人之教譬如以五穀養人其味淡然而不可一日廢有饜者焉厭其淡而廢之酣酒嗜肉得藏疾將死聖人之五穀不能救也佛以大黃芒硝藥之起將死之疾而五穀得復進夫大黃芒硝食五穀之人不可食也而酣酒嗜肉者宜之然則佛法之來中國不在三代而在漢晉豈非天哉三代而上庠序修明微言未絕聖人之五穀可得而食也秦人驅民於酒肉而秦卒以臓亡漢代宗儒聿尊聖教於時有伏勝董仲舒公孫宏轅固諸人掇拾三代遺秉滯穗而稍稍播種之然未能復三代之

風魏晉以來天下洶洶載胥及溺干戈交於中原禮樂委於草莽雖使聖人復起修先王之學校明孔氏之詩書非畢世百年不能更化一旦聞西方之教使人瞿然如夢之覺貪易而廉暴易而仁詐易而忠逆易而順生於其心不假督責因而保其天良全其令名者不少也非所謂神道設教者乎夫神道設教所以濟教之窮原非教之常法酗酒嗜肉之人絕迹於天下則大黃芒硝安能與五穀爭功至此哉今自宋以來大儒蔚起正學昌明惟秬惟秠惟穈惟芑誕降嘉種雜然在目厭粱肉食窮極水陸或腊毒已深而惡投藥石痼疾於是乎成

或服藥病瘳而弗進五穀元氣於是乎傷是兩失之矣

佛法論二

或聞而難曰使天下之人皆禁嫁娶斷肉食如今之所謂僧者不及百年生民之類已絕禽獸塞乎兩間吾不知其可也聖人之教可肴天下而共由佛之教能肴天

下而共由乎應之曰佛教之在西域自周已有之至今二千餘年西域之人類未嘗絕禽獸未嘗充塞也故知禁嫁娶斷肉食佛之行則然本未嘗執西域之人而共由也夫潔身之行未可與世共由者不必西域之教也當佛法未入中國時豈無巢父許由伯夷叔齊之徒蟬蛻富貴之中鴻舉塵埃之外彼豈學佛而然夫亦各行其志而已今使胥天下而皆爲巢許則唐虞早已無君胥天下而皆爲夷齊則武周亦已無民其不可胥天下而共由也審矣然而如夷齊者孔子稱爲仁孟子稱爲聖未聞因其道之不可共由而少之也吾謂佛之超然

絶俗亦如中國之有巢許夷齊特不若堯舜周孔中庸之聖故其道不可推之一世其在西域已然正不必在中國也

佛法論三

或又曰今之僧尼繁衍天下不士不農不商不工安其居美其食潔其服是非民之游惰與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昌黎之言不亦快與應之曰僧尼之患孰如盜賊餓莩乎彼皆非嗜佛者也飢寒迫其身而假是爲淵藪焉非是則强者爲盜賊弱者爲餓莩矣與其使天下多一盜賊多一餓莩孰若使天下多一僧尼之爲愈乎故

火其書不難也必欲人其人廬其居則必鰥寡孤獨廢疾者有養而後可此亦昌黎之言也夫父母莫不愛其子苟力能俯畜誰肯捨其子爲僧者人亦莫不自愛其身苟力能自贍誰肯捨其身爲僧者以余所見或有所憤激而捨身不因乏食者不過千百人之一二耳使天下之人皆足自贍其身則僧尼必處日少之勢不待禁而自絕此非聖人先富後教之意與若因其游惰而嫉之則夫服儒服冠儒冠受高爵厚祿而無補於世者其爲游惰猶愈於彼乎故論語曰見不賢而內自省也

佛法論四

或曰子之論佛皆其淺者也今之釋典足以亂吾心性之學凡在儒門不當深惡而痛闢之哉應之曰佛法之傳於世所共見共聞者惟禁嫁娶斷肉食修慈悲之行怖輪迴之說如是而已若心性之學足以亂吾儒之教者愚末之聞焉先儒言釋典皆惠遠僧肇之流竊莊列之言而爲之非眞從西域來蓋西域與中華文字不同釋典皆出重譯但堪得其大畧何能析及精微唐時金剛經初入中國房融在廣州患其文俚改而進之其他幽渺之論倘恍之說皆六朝及唐學佛者之所作也至所謂禪者乃晉人淸談之餘緒原本莊老而託於佛氏

故其言與儒理相似吾未入其中何知而辨之哉今欲從心性立辨是與後之造釋典者爭是非不切於佛夫佛法之來中國吾自求之而自信之又慮其言之不工而更造之佛未嘗欲以其教亂吾儒之教也而百家異說之亂吾儒者日出不窮而人弗察也

韋編餘論

尊經篇

自三易掌於太卜連山首艮歸藏首坤夏殷之文不可見矣周易以變爲占故用稱九六揲逢七八則觀其象詞握動靜之樞洩陰陽之秘居衆經之首操萬化之原

淵乎微乎大矣博矣莫可得而言傳也爰溯包羲始畫八卦因而重之爲六十四有畫無文有名無解至文王始作卦詞分爲上下上經始乾坤有天地然後萬物生也下經始咸恒有夫婦然後有父子君臣也爻詞周公所作上彖下彖上象下象上繫下繫文言說卦序卦雜卦孔子所作謂之十翼漢費直以彖象文言參入卦中定於劉向成於鄭元古易攷第則卦爻一彖二象三文言四繫詞五說卦六序卦七雜卦八也至天地定位二節明八卦之相錯帝出乎震一節示八卦之方位此皆聖人之言昭如日月者矣慨自秦燔而後典籍云亡易

以卜筮之書獨存說卦一篇孝宣時河內女子發古屋得之漢儒去古未遠其學各有師承厥後一亂於方技再亂於清談三亂於冥悟而經義棼如矣易有三義交易也變易也不易也後之學者玩索經文岐說雖多自知去取耳

志師篇

經必有師以明授受若古無其學則冥悟難憑可飾一時不可欺萬世也子夏易傳雖見劉向七畧而久失其傳卒多僞託昔商瞿子木受易於孔子五傳至田何何傳孟喜其說會見采於許慎故尙有存焉焦贛得隱士

之傳託於孟氏易林之作占驗最奇京房宗之並名於世漢時易學分而爲三田焦旋廢費直獨存直傳馬融融授鄭元鄭元好博摭其精英王弼遁虛探其理致稱鄭祖馬費學昌焉前此師說相承多主名象及輔嗣忘象力掃荊榛糅雜以老莊爲清談之祖至世人有易老之稱貶經配子弼咎奚辭九家易者荀爽京房馬融鄭元宋衷虞翻陸績姚信翟子元九人也又有朱氏張氏不著其名李鼎祚周易集解有朱仰之張璠者殆其人歟鼎祚掇拾餘文漢學賴以不墜至今探討此爲津梁惟窺豹一斑全書莫覩或妄思隅反穿鑿徒勞王伯厚

云晦翁本義出於呂伯恭故知先儒著作必有師承冥心創獲君子病之矣

卦德篇

乾剛德健秉三陽而資始坤柔德順含萬物而化光兩儀合德以成功六子分形而克肖是以陽卦多陰數奇以效父也陰卦多陽數偶以效母也震爲長男有君象焉鼓萬物者莫疾乎雷南巢牧野之師德之剛也巽爲長女有臣道焉動萬物者莫疾乎風周南召南之化德之柔也坎居重險覆祚中興必有少康周宣之德而後能出險離象文明制禮作樂必有伯夷后夔之德而後

能有功若夫艮止以貞其德成康之主法令不更也兌悅以普其德財聚之須頌聲載路也必六子肖乾坤之德而後乾坤宏覆載之功是故爲人君而不通於易者必無首出之才爲人臣而不通於易者必少有終之義也干寶于乾五曰此武王克紂正位之爻于坤五曰若成昭之主周霍之臣百官總已專斷萬機此言爻象而可通於卦德者也至若元亨利貞謂之四德備德之卦厥有七焉其他有三德有二德有一德或失則剛或失則柔德之不中事亦罔濟是以聖人及時進德終日乾乾三陳九卦惟德之稱至於大德曰生乾坤合撰非天

下之至聖其孰能與於斯

卦變篇

易之爲道也屢遷不變不足以言易其筮之而變也則老變而少不變矣其立八純卦而變之者始於京房自初爻漸變至於五爻上爻不變退而變其四以復其舊謂之游魂又退而全變內卦三爻皆復其舊謂之歸魂自乾卦變者卽爲乾宮之卦一變爲一世再變爲二世八卦八宮各變七卦并八純爲六十四其法雖前此未聞然不變上爻以存宗廟不復五爻以尊君象疑古有其法傳自卜筮之家非京氏所能創是以干寶注序卦

云需爲坤之游魂訟卦云訟爲離之游魂則非京氏一家言矣他如焦氏易林一卦變六十四而各繫占詞未免失之繁然但以占驗不以說經卽非先聖之傳亦於經無害者也若夫乾剛坤柔配其陰陽謂之錯卦比樂師憂倒其卦畫謂之綜卦統名反對亦號旁通雜卦一篇葢取諸此故凡六十四卦互見稱名者或因互卦或因反對也夫小大存乎卦功業見乎變故曰上下無常非爲邪也進退無恆非離羣也爻也者效天下之動者也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

觀象篇

仰觀俯察通德類情作易之始實先觀象陽奇陰偶乾坤得其純其得乾之一體者爲雷爲水爲山得坤之一體者爲風爲火爲澤而巽又兼爲木離又兼爲日爲電坎又兼爲雲爲雨則各從其類也自說卦第七章首明卦義八章取象於物九章取象於身十一章博稱名物而取象備焉春秋左氏傳足居之兄長之母覆之衆歸之皆取象以定其占蓋物生而有滋滋而後有象象所以明道也然忘象固遁於虛泥象又失之雜爻苟合健何必乾乃爲馬義苟協順何必坤乃爲牛前賢達識持論爲不爽矣朱子說易詳於理而略於象然飛伏者京

房之說而本義於頤曰伏得離卦互體者康成之說而本義於大壯曰卦體似兌有羊象逸象者荀爽九家之說而本義於說卦並載三十一逸象以此知大儒說經初無門戶之見也若夫二至四爲互體三至五爲約象統名互卦鄭氏用之以至乘承比應之分貴賤遠近之異利涉利往之吉失時失位之凶唯觀象而究其精乃宗經而得其旨至如初爲元士二爲大夫三爲地道五爲天道先儒舊說各有指歸唯日月爲易昉自虞翻家爲茅犀易爲蜥蜴胥歸曲說於義無取云

揲蓍篇

蓍之生也幽贊神明百莖一本用其半以符大衍之數通天人之閡隔釋聖哲之憂疑河馬洛龜並稱神瑞者也故虛其一以象潛龍四十九策信手中分掛一揲四歸奇凡三次而得一爻十八次而六爻成焉於是觀其老少辨其動靜定其吉凶明其趨避天何言哉諄諄然命之矣其掛扐之策第一次不五即九第二三次不四即八故老陽一爻有三十六策六爻有二百十六策少陽一爻有二十八策六爻有百六十四策老陰一爻有二十四策六爻有百四十四策少陰一爻有三十二策六爻有百九十二策故曰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

策百四十有四二篇之策陽爻百九十二爻別三十六總有六千九百十二陰爻百九十二爻別二十四總有四千六百八合之共得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之數者也萬物之數雖多用以推演天地萬物者惟賴此五十策也蘇老泉曰掛一吾知其爲一而掛之也揲之以四吾知其爲四而揲之也人也分而爲二吾不知其爲一爲二爲三爲四而分之也天也此天人參焉者道也後世以錢代蓍見於鄭漁仲六經奧論易其器而亦無不驗旁及壬遁諸法非必盡出於易而往往奇中者皆所謂天人相參有是數卽有是理以宰之故能受命

如響也皆揲蓍之餘緒也

玩占篇

易有四象所以示也繫辭焉所以告也定之以吉凶所以斷也故君子觀其變而玩其占昭昭乎如日月之明矣春秋左氏傳所記如陳侯遇觀之否畢萬遇屯之比猶今之象猶今之占也他如鳳皇于飛和鳴鏘鏘兆如山陵有夫出征而喪其雄是謂沈陽可以興兵利以伐姜不利子商間于兩社爲公室輔皆卜人所占古繇詞今失其傳至若晉史筮復而日南國蹙射其元王中厥目卜徒父遇蠱而曰千乘三去三去之餘獲其雄狐今

易皆無其詞杜元凱孔穎達皆云卜筮雜詞成季將生
筮大有之乾曰同復于父敬如君所孔疏謂筮者自爲
其詞後焦贑易林郭璞洞林皆仿古繇純用韻語至穆
姜筮艮之八董因得泰之八顧氏日知錄謂五爻皆變
而一爻不變也占變者以其常占不變者以其變如乾
五爻皆變而初獨不變謂之初七潛龍勿用可也歐陽
永叔云易道占其變故以占者爲名非六爻皆九六也
若夫占元吉者十有三皆謹身立德之謀理據其勝故
曰元占大吉者四皆受祉履祥之象勢集其豐故曰大
然則元當從文言訓長不當訓大其儆然者矣

極數篇

數可極乎曰可千歲之日至可致也萬億京垓可悉也曰然則聖人操其數以御天下而物無能遁其情乎曰非也聖人不恃數然則極數知來何也曰所以牖民也夫形上爲道形下爲器數者器而已聖人本道以制器常人卽器以窺道故極數知來聖人舉其道以牖天下萬世之聰明也今夫萬物之數不可窮而奇偶盡之矣然非持大衍之數不足盡奇偶之用持大衍之數而不極之十有八變亦不足盡奇偶之用至十有八變而奇偶之數盡卽天下之數極矣豈止萬有一千五百二十

而已哉夫天地之大事物之繁古今之變鬼神之情狀操乎大衍之區區而無弗察者約可以賅博簡可以御繁也然此第聖人所以牖民也聖人於道則一以貫之雖有大衍之數無庸也超乎數之外者也唯能超乎數之外乃能極乎數之中所謂至誠如神也

辰氣篇

卦有氣爻有辰皆本京房而康成宗之者也京氏與揚雄皆以卦配氣候而其說各異唯以卦氣起中孚則同京氏之書或稱易傳或稱積算易以十二辟卦主十二月而佐以公卿大夫侯除震東兌西離南坎北四卦分

主四季餘六十卦以五卦主一月其辟卦則正月泰二月大壯三月夬四月乾五月姤六月遯七月否八月觀九月剝十月大過十一月復十二月臨其公卿大夫侯則正月漸益蒙小過二月解晉隨需三月革蠱訟豫四月小畜比師旅五月咸井家人大有六月履渙豐鼎七月損同人節恒八月賁大畜萃巽九月困明夷无妄歸妹十月大過噬嗑旣濟艮十一月中孚頤蹇未濟十二月升睽謙屯是也其法每爻主六日又八十七分日之七三百六十爻當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用中孚初爻起冬至本於歸藏因而分二十四氣七十二候布

之以五行列之以二十八宿而卦氣之說盡矣若夫爻
辰則鄭於坎六四爻曰辰在丑上六爻曰辰在巳困九
二在未明夷六二在酉是也其法本律呂之隔八相生
黃鍾子下生林鍾未故乾初九爻辰子坤初六爻辰未
也林鍾上生太蔟寅故九二寅也太蔟下生南呂酉故
六二酉也南呂上生姑洗辰故九三辰也姑洗下生應
鍾亥故六三亥也應鍾上生蕤賓午故九四午也蕤賓
下生大呂丑故六四丑也大呂上生夷則申故九五申
也夷則下生夾鍾卯故六五卯也夾鍾上生無射戌故
上九戌也無射下生中呂巳故上六巳也以此驗康成

之說爻辰皆合而與近代卜筮之法不同近代卜筮之法出於朱子發蓋從乾鑿度乾左行坤右行之說而定爲圖康成爻辰雖本乾鑿度而坤以順爲逆故不同也至如乾三甲辰坤三乙卯又參納甲而言乾三甲辰則九二甲寅九四壬午可知坤三乙卯則六二乙巳六四癸亥可知乾納甲壬坤納乙癸也又震巽配庚辛坎離配戊己艮兌配丙丁皆歸納甲異於爻辰又焦氏卦法自乾至未濟每卦直一日坎離震兌則直二分二至之日坎冬至離夏至震春分兌秋分其法與京氏異蓋京本商易焦用周易也凡此皆漢儒之說用以卜筮兼收

並書可廣記聞

消息篇

易曰君子尚消息盈虛天行也是以伏羲作十言之教曰乾坤震巽坎離艮兌消息虞仲翔曰坤消從午至亥上下故順也乾息從子至巳下上故逆也陽息而升陰消而降陽稱息者長也陰稱消者散也荀爽曰息卦爲進消卦爲退長與進消與退其義一也其見於易者八月有凶消不久也說者謂臨旁通遯六月辟卦夏之六月周之八月卦具四德剛浸而長極盛之時戒之以消也泰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三陽在下陽息而升三陰在

上陰消而降否卦反是君子在野小人在朝也虞氏十二消息卦即京氏十二辟卦也干氏說乾曰陽在初九十一月之時自復來九二十二月之時自臨來九三正月之時自泰來九四二月之時自大壯來九五三月之時自夬來上九四月之時也四月於消息爲乾其說坤曰陰在初五月之時自姤來在二六月之時自遯來在三七月之時自否來在四八月之時自觀來在五九月之時自剝來在上六十月之時也十月於消息爲坤康成亦言乾之初九屬復坤之初六屬姤其法皆同均以十二卦言消息也夫消息本於納甲仲翔納甲圖曰坎

離日月也戊已土中也晦夕朔旦坎象流戊日中則離離象流已三十日會於壬三日出於庚八日見於丁十五日盈於甲十六日退於辛二十三日消於丙二十九日窮於乙滅於癸又云日月在天成八卦象三日暮震象出庚八日兌象見丁十五日乾象盈甲十六日旦巽象退辛二十三日艮象消丙三十日坤象滅乙坎離卽日月故不言也至西南得朋指出庚見丁之時東北喪朋指消坤滅癸之時小畜月幾望中孚月幾望晁氏謂幾當作既指十六日所謂日月盈虛與時消息者也

攷異篇

百家異說各有師承博物者兼收尙理者約取舉其同
異厥有數端八卦之重爲六十四也鄭元謂神農重之
孫盛謂夏禹重之史遷謂文王重之自王輔嗣謂伏羲
重卦後儒宗之而重卦之說定易有太極虞翻謂之太
乙馬融謂之北辰四象虞翻謂春夏秋冬卽坎離震兌
周子謂水火金木邵氏謂陰陽剛柔朱子謂太陽一少
陰二少陽三太陰四也若夫今文錯誤如坤初六象履
霜下無堅冰二字屯卽鹿無虞何以從禽也今脫何字
漸居賢德善風俗脫風字雜卦蒙稚而著今誤稚爲雜
說見唐郭京易舉正一書多先儒所未言至古今異字

孟氏易則有攵惕若貧泣洟漣如再三黷其牛掣其文斐之類馬融則婚媾作冓孳蒙作繫蒙血去作恤去虧盈作毀盈愬愬作虩虩盍簪作盍臧甲坼作甲宅荀氏易則有陰凝于陽捊多益寡咸其母之類其改字者鄭氏則云包蒙當作彪蒙包荒當作包康豶豕之牙牙爲互枯楊之枯音姑錫馬蕃庶爲蕃遮膚一握爲笑爲一屋之類又王氏肅董氏遇文亦多異或與孟鄭同此皆字句齟齬無關大義故可兼資誦習不廢旁搜其他誕類厖衣妄同窮寂仍歸汎掃不使坫塵

進修篇

君子進德修業欲及時也是以假年學易自期大過之無不善必知庶幾中行之復伊古聖賢兢兢觀玩會是下學弗返厥身乎夫陽爲君子陰爲小人剛浸而長元亨之義也彖道所瘁憂虞之兆也審幾在乎日致決在臨時悔吝言其小疵吉凶言其得失觀無咎之補過知狂可轉爲聖賢觀重險之心亨知人必死於安樂於是鑒于履以定其志鑒于頤以養其正鑒于蒙以果其行鑒于艮以愼其思鑒于蠱以辨其惑鑒于咸以虛其受鑒于大有以遏其惡鑒于復以无其悔鑒于損以懲忿窒欲鑒于益以遷善改過而後受之升以順其德受之

蹇以修其德受之坎以常其德受之小畜以懿其德受之大畜以新其德進德之功成修業之道備矣若其遇主揚庭得時觀國筮黃裳之元吉慶朱紱之方來則必臨以振民漸以善俗井以勸相旅以慎刑節以制其度數解以宏其赦宥推乾坤之大德作雷雨之經綸覆餗毋羞棟隆協吉者也其或處碩果之時有觸藩之象則又取諸恆以貞其守取諸困以遂其志取諸遯以遠小人取諸大壯以嚴非禮不得已而爲否之儉德明夷之用晦所謂艮其背止諸躬者乎若夫晉如碩鼠濟類小狐雖逢遇巷之占難免剝廬之誚未若十年不字三歲

不興毋蹈征凶庶稱安節者矣

毛檢討論語稽求辨

其爲人也孝弟章程子曰性中只有箇仁義禮智四者而已曷嘗有孝弟來然仁主於愛愛莫大於愛親故曰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毛氏據此以程子視孝弟不在性中而加之訾議然程子固云爲仁以孝弟爲本論性則以仁爲孝弟之本蓋按此章論爲仁重在爲字朱子曰爲仁猶曰行仁就行而言則始於孝弟而凡事皆孝弟所推故孝弟爲爲仁之本程子復論其秉於天者有仁義禮智之性則孝弟已統於仁中其言各有所指

未嘗誤也宋儒於此際最有分曉何至視孝弟不在性中惟此處因欲分析體用故下語稍落邊際然讀先儒書不統觀前後尋繹語氣而輒舉一二語以加訾議善學者當如是乎

朱子解爲政以德章曰爲政以德則無爲而天下歸之其象如此毛氏引禮記哀公問君所不爲百姓何從謂夫子若預知後世必有以無爲解爲政者故不憚諄諄告誡蓋毛氏意不當以無爲釋爲政章也然朱子明明先言爲政以德則無爲已在爲政之後未嘗言以無爲爲政也子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歟夫何爲哉恭己正

南面而已矣豈不以堯既以德爲政故舜紹之而無爲乎然則無爲實以德爲政之效本孔子之言非朱子所造況此章實有篤恭而天下平之象亦必須說到如此方見分量毛氏不玩文理妄加指摘實自誤也

此下刪去三行自記

至於犬馬皆能有養舊有二說一曰犬以守禦馬以代勞一曰人之所養至於犬馬朱子從後說毛氏非之愚按此說本非朱子所創又曰甚言不敬之罪所以深儆

之也立說已甚周匝毛又引坊記小人皆能養其親君子不敬何以辨曰此正與皆能有養同一語氣夫子此言已自註之矣人不解經亦當通經盡取坊記一再讀之愚按此章當從前說諸儒多有言之者至於坊記小人皆能養其親句鄭孔二家皆未釋養字何意毛氏何以見坊記養字必非奉養乎曾子養曾晳必有酒肉則又何說乎

聞一知十朱子曰十者數之終即始見終此二語見那昺疏毛氏謂十是多數非終之謂其說雖亦可通然玩此語氣非但多數實是極多之詞若十得八九尚未能

竟下十字也既極多矣雖謂卽始見終亦何不可況顏
淵之明足以當之
吾與女弗如也包註吾與女俱不如毛氏引曹操稱夏
侯淵虎步關右所向無前仲尼有言吾與爾俱弗如也
又曹操祭橋元文有仲尼稱不如顏淵之句謂從來只
如此說按操非經生未可據以說經朱子曰與猶許也
最爲允當夫子無隱乎爾何事與弟子嗚謙
夫子矢之舊註矢作誓毛氏謂必無之理復引釋名曰
矢指也說文曰否者不也謂當時夫子以手指天而曰
吾敢不見哉不則天將厭我矣言南子方得天也按南

子得天夫子不見將爲天厭其視南子爲何等人耶以
手指天又與誓何異耶孔曰弟子不悅而與之咒誓義
可疑焉又引蔡謨曰矢陳也夫子與子路陳天命也
天下歸仁朱子曰歸猶與也毛氏云歸仁即稱仁引禮
記哀公問百姓歸之名謂之以證稱字意愚按與猶許
也許與稱無異則與與稱亦無異若如邢疏專指人君
說則似落邊際若與與稱則字異而意同毋庸易說
樊遲未達朱子曰遲以愛欲其周而知有所擇故疑二
者之相悖耳毛氏云樊遲謂知當不止知人也朱子曰
舉直錯枉者知也使枉者直則仁矣毛氏謂夫子仍告

以知人若是其大毋易視也朱子曰遲以夫子之言專爲知者之事又未達所以能使枉者直之理毛氏曰遲向子夏述其語仍疑知也謂知必不止舉錯也富哉言乎朱子曰不止言知毛曰子夏謂舉錯如是其大也毋易視也不仁者遠朱子曰言人皆化而爲仁所謂使枉者直也子夏蓋有以知夫子之兼言仁知矣毛曰不仁者遠不可錯認說仁按此章註解正見朱子本領非何邪所能及始疑二者之相悖繼疑子言專爲知者之事所以單告子夏以問知若云樊遲始終疑知並無疑相悖之意則遲於所問之端自忘其一矣至子夏聞使枉

者直之言而悟其中有仁在賢人亦不爲詭異而毛云過於神靈何輕視子夏耶

先之勞之朱子用蘇氏說作以身先之以身勞之解毛謂先導民以德使民信之夫然後從而勞之按勞字原可作勞民解但如毛說則與君子信而後勞其民同應於先之下加而後二字否則不似論語文法

君子易事而難說也毛云漢儒又有一解謂說如字言說也按如此亦當作游說之說讀去聲於義未始不可惟下句不說也說也仍須作悅字解方好若概作說字則神氣未洽雖有漢說當姑置之

歸樸龕叢稿卷之三